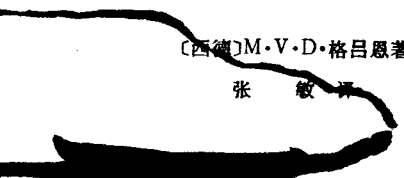


鳄鱼队

(一个侦探故事)

〔西德〕M·V·D·格吕恩著

张 敏 译



Max von der Grün
VORSTADTKROKODILE

本书根据西德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1980 年版译出。

鳄鱼队

〔西德〕M·V·D·格吕恩著

张 敏 译

*

文艺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 2 0 2 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 $\frac{1}{8}$ 字数 79,000 插页 2

1982 年 3 月北京第一版 1982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23,000 册

书号：10228·19 定价：0.50 元

前 言

我写这个鳄鱼队的故事，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十岁的男孩子。他不能走路，只能坐在轮椅里让别人推着。他常常要等邻居的孩子们来接他到足球场或是高尔夫球场去玩，不能和其他的孩子们一块儿跑跑跳跳。他总是等待别人的帮助——这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是多么难受的事啊！如果你们看见邻居家有一个男孩或是女孩行动不便时，你们应当想想，这种情况人人都可能碰上，你们要友好地对待他们，要想办法帮助他们。常常是说几句亲切的话，对他们就是很大的帮助了，因为语言能够伤害人——也能够帮助人。

马克斯·冯·德尔·格吕恩

作者简介

马克斯·冯·德尔·格吕恩，毕业于商业学校。战后从战俘营释放后当过瓦匠和职员。1951年起在鲁尔区当矿工。1963年后成为专业作家。现住在西德鲁尔区多特蒙德市。他现在是国际作家协会成员，西德“61”作家协会成员，是当代著名的西德工人作家。他也为孩子们写过几本书，如《第三帝国里孩子们的苦难》等。

“还是不敢吧！你这个胆小鬼！”鳄鱼队的头头奥拉夫喊道。所有的队员也齐声嚷嚷起来：“不敢啰！不敢啰！”

只有比奥拉夫小一岁的妹妹，十三岁的玛丽亚没有参加鳄鱼队员们的起哄。她太为哈内斯担心了，吓得都不敢看了。一架十米高的梯子，直通大楼的屋顶。九名鳄鱼队员在梯子下面，站成一个半圆形，紧张地看着哈内斯怎样慢慢地顺着梯子往上爬。哈内斯因为脸上雀斑很多，大伙送他个外号叫“银河系”。今天他是来接受“胆量”测验的。这是参加鳄鱼队的条件。

从哈内斯的脸上看得出来他是害怕的。他的头直发晕，但他又想让那些比他大几岁的男孩子瞧瞧：自己虽然才十岁，却并不比他们胆子小。因为这几个都是通过了这种胆量测验的。

哈内斯哆哆嗦嗦地在生了锈的梯子上攀登着，他根本不敢往下看。

“下来吧，你不行。你这个废物！”奥拉夫又喊叫起来，其他的男孩子全都笑了。

哈内斯小心而迟缓地攀扶着摇晃的救火梯爬向屋顶。他爬得越高，梯子就晃得越厉害，因为这架梯子有好几处地方，已经从墙上脱落开来了。有几级梯子锈得厉害极了，只要有一点重量压上去就会断的。哈内斯不敢往下看，他只是一个劲地向上。那里才是他的目的地。

哈内斯终于到了屋檐，这才敢第一次往下看。他觉得眼前一阵发黑，赶紧又把眼睛闭上了。十米可是够高的啦！为了不致于吓得喊出声来，他紧紧地咬住牙齿，把下巴都咬疼了。

不过，他才算通过胆量测验的前一半呀，后一半的任务是要从梯子爬到屋顶上去，然后站在屋脊上高举双手喊三声“鳄鱼”，然后才能下来。

“快爬，接着干，爬到屋顶上去呀！”奥拉夫又朝他喊。

“别害怕，银河系，”弗朗克也叫道。

玛丽亚小声对哥哥说：“让他下来吧，他会摔下来的。”

可是哈内斯已经从梯子上爬过了房檐到了房顶，他趴在屋顶上慢慢地向屋脊爬去。他用双手紧紧抓住瓦片，身子向上移动，两只脚找着可以踏住的地方就用力蹬住，这样爬可真慢，他只能一公分

一公分地前进，又费劲又吃力。他还得非常小心，因为年久失修，好多瓦片都已经酥了，好危险的。有时候他觉得自己踩住了，可是手下的一片瓦却滑了下去，摔到地上跌成粉碎。这时，哈内斯吓得只好趴着，一动也不敢动了。

哈内斯终于到屋脊了。

他喘着气，趴在那里休息了几分钟，然后小心地站起来，举起双臂高呼：“鳄鱼，鳄鱼，我胜利了！”

下面院子里的“鳄鱼”们也高声回答：“你考取了，万岁！银河系，下来吧！我们吸收你入队啦！”

奥拉夫还叫了一声：“你干得太棒了！”站在他身边的妹妹又轻轻地说了一句：“他肯定会摔下来的。”

“傻丫头，”奥拉夫向她嘘了一下，“闭嘴，你懂什么。”

弗朗克对她说：“没让你去爬，你能参加我们队，也就因为奥拉夫是你哥哥。”

他们现在站的地方是多年废弃了的砖窑。尽管这里挂着一些“禁止入内”的大牌子，他们有时候还是要来玩玩。这个砖窑离他们住的鸚鵡住宅区不

远，只有两公里。砖窑大院里是一片荒芜的景象：破旧的办公楼，玻璃窗早就给打破了，墙也破烂不堪，屋顶上尽是大窟窿小洞洞，要是刮一场大风或是来一场暴风雨，瓦片就会纷纷往地下掉。在这个砖窑里玩是很危险的。好几年前这些破楼就该拆了。有人说这地方要盖一座超级市场，可是到现在也没见市场的影子。鳄鱼队员到这里来玩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他们没别的地方可玩。住宅区的前后花园里不许他们玩，在马路上玩更危险。他们一到花园里去玩，就有人叫了：“你们把草坪都给踩坏了，瞧瞧，什么都给弄脏了。”

在鹦鹉区的边上是一片小树林，人称“小瑞士”，谁也不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他们主要还是在那儿玩，还用树枝搭起了一所小茅屋。

看林人不愿意他们搭这个小屋，但也没赶他们走，因为他们并没有搞破坏。

不过，如果他们要接受新队员，要搞胆量测验，总还是要去砖窑的。谁要是通不过这个测验，也就没资格参加他们的鳄鱼队。

从屋脊上下来对于哈内斯来说比往屋脊上爬要困难多了，因为往下爬时他看不见路，不知道该把脚往哪儿放。他还是一直不敢往底下看，害怕自己

又会头晕。

他总是在两只手抓牢后才能用脚去摸一个能蹬住的地方，然后想法站稳。虽然很费劲，不过哈内斯趴着往下爬，总算是一公分一公分地下来了。

他裤子上的膝盖头已经撕破了，衣服上胳膊肘的地方也全划破了，指甲盖流着血。但哈内斯一定要，也一定能坚持到底。他一定要向那些一贯藐视他的鳄鱼队员们证明，他在这个队里既不太小也并不太弱。只要他一回到地上的院子里，就会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了。谁也不敢再说：“得了吧！你只能顶我们的一半。”

从屋顶到屋檐只有三分之一的距离了，忽然，哈内斯脚下的一块瓦片被蹬了出来。哈内斯顺着屋顶往下滑溜。开始他还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可是当他发现自己的手再没地方可抓时，他就叫起来了：“救命，救命！我要摔下来了！”

在向下滑时，他又拽出了几块瓦。这几块瓦片掉到院子里，发出很大的响声，并在水泥地上摔成上千块小碎片。鳄鱼队员们谁也救不了他，他们吓蒙了，呆如木鸡地望着屋顶。他们倒还知道往后退了几步，要是不掉下来的瓦片就砸着他们了。

玛丽亚吓得紧握着拳头。奥拉夫张着大嘴朝上



看，一个字也说不出。

哈内斯一直滑到屋檐上边，才用脚找到了一个能站住的地方。他的两只手紧紧地抓住了一个露出屋顶的椽子。

“哈内斯，抓紧了！我们去找人救你。你可要抓住了啊！”奥拉夫总算叫出声来了。

哈内斯害怕而且绝望地哭叫起来了，突然鳄鱼队员们全都跑掉了。哈内斯看不见下面的情况，他把脸藏在屋顶上的洞里，继续拼命哭喊，叫救命。

他盼着能有一个鳄鱼队员爬到屋顶上来救他。他越来越害怕，仿佛觉得屋檐也开始晃了。这个屋檐也早已生了锈，有些地方从屋顶上脱开了。他生怕屋檐也会随时会断裂，因为屋檐承受他的体重究竟能有多少时间也很难说。

玛丽亚开始时也慌得跟着这帮男孩子跑开了，可是跑出砖窑后，她就想叫他们停步了。这些男孩子却象有人在后面追赶似地一个劲地跑，他们把自行车从马路边的大沟里拽出来，翻身上了车，一溜烟地向鸚鵡住宅区骑去。玛丽亚骑着自行车跟在男孩子后面，她想往回走，但想了一下又往前骑了。到了大路上，她走进了一个公用电话亭。她拨了消防队的电话，紧张地对着话筒喊道：“快来，带上梯

子。鸚鵡區磚窑，有一个孩子悬在房顶屋檐上了！要掉下来了！请你们快点来！”

当玛丽亚从电话亭里走出来时，她觉得好象又听到了哈内斯的叫唤。这不大可能，因为这儿离砖窑起码还有一公里路，马路上的嘈杂声早把哈内斯的喊声盖住了。

玛丽亚在电话亭门口等着，她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才好。这时她听见了救火车的鸣笛声，接着看见那辆大红汽车从大马路上拐进通向砖窑的小路上去了。她跨上自行车从原路骑了回去。到了砖窑门口时，消防队已经架起了云梯，一名消防队员正往梯子上爬。

玛丽亚躲在树丛后面，以免让别人看见。她害怕人家把她当成置哈内斯于不顾的人。她又看见另外一名消防队员也上了云梯。在她看来，他们把哈内斯从屋檐上抱下来，再把他从梯子上背到下面院子里简直象玩儿似的。

哈内斯的双脚早就站在地上了，可他还在哇哇大叫，紧接着就哭开了。

一位消防队员想安慰他，但玛丽亚听见另一位队员说：“真该把你的腿打断。胡闹！你捡了一条命，该高兴才是……好吧，看你爸爸怎么收拾你。”

“你差点就死了，”她又听见另一位消防队员说，“死，懂吗？简直是胡闹！你到屋顶上去干什么？”

这时，哈内斯靠它支撑的那段屋檐断裂了，一半摔到院子里，吓得消防队员们也跳起来躲开了。

“瞧！刚才真危险哪，”又一名消防队员说。

把哈内斯从房顶上抱下来的那位只说了一句：“你看见了吧？……再晚一会儿，你现在就摔死了。怎么这样胡闹！”

哈内斯慢慢地安静下来了。他不敢相信刚才自己出了这么件事。消防队的司机说了：“你可真走运，捡了条命，这真是奇迹！幸亏我不是你爸爸，要不然我就把你的两条腿揍扁了，但愿你爸爸别象我。”

虽说砖窑离最近的住宅也有两公里远，可是已经有好些看热闹的人赶来了。他们是骑自行车或是轻骑摩托来的。

玛丽亚鼓了鼓勇气，从躲着的地方走了出来。她站在那些伸头探脑的人群后面，不想让人注意。她想，谁都会指责她在刚才的事情上负有责任。玛丽亚一想到要是消防队晚来几分钟哈内斯会出什么事就不禁浑身打颤。

一位消防队员问哈内斯：“你到底是怎么爬上

去的？”哈内斯一声也不敢吭。

“刚才你是一个人吗？”另一名队员问，“有誰和你在一起？”

哈内斯还是不回答。

“好吧，算了。”汽车司机说罢，开门进了驾驶室。

消防队把哈内斯送回家。当这辆大红汽车停在哈内斯家对面，两位消防队员把哈内斯领过马路时，住宅区里可热闹起来了。哈内斯的妈妈碰巧正往窗外看。她的脸一下子吓得发了白，她开了门就朝哈内斯跑去。她搂着哈内斯，慌得连问都没问一声是怎么回事。

“您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一位消防队员说，“不能到那些挂着‘禁止入内’牌牌的地方去乱爬。他总该认字了吧？”

妈妈只会机械地点着头。她搂着哈内斯，竭力控制着自己的眼泪。

“就这样吧，”这位消防队员说，“我们不想再耽搁您的时间了。一切倒还顺利，算是运气。”

妈妈把哈内斯带进厨房，自己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一句话也没说。她紧握着双手，过了一会才说：“你怎么会……你要摔死的。”

哈内斯又开始哭了。妈妈把他抱在怀里说：“好了，好了，我不骂你了。以后再也不许这样干了。刚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哈内斯才原原本本地对妈妈讲了“胆量”测验和进鳄鱼队的事。妈妈只是一个劲地摇头，最后说：“瞧你找的这帮好朋友，真是好朋友，到一个人急需帮助的时候就都逃掉了。你根本不值得以这帮朋友为荣。”

哈内斯的爸爸在回家的电车站上已经听到朋友讲这件事了，所以一到家他就想扇儿子的嘴巴。可是妈妈挡住了他，叫道：“你这是干什么。他没摔死，你该高兴才对。想想有多危险哪！”

哈内斯象个小可怜虫似地坐在厨房里，不敢看父亲一眼。在这种时候，爸爸不管向他提什么要求，他都会答应的。主要的是别挨打就行。

“咱们讲清楚，孩子，罚你十四天不许看电视，”爸爸说，“不许玩小兔子哈尼巴，不许出门，也不给零用钱。”

“行了，行了。”妈妈嚷嚷说。

“什么行了，早哩。你不是也抱怨那些和哈内斯一块儿玩的孩子吗？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你想想！”

“知道，知道。”

“他们老是去气那些住在林子里的老残废军人，跟在他们后面叫他们‘蹦蹦大叔’，他们和小姑娘捣乱，骑着自行车包围她们，他们爬树，用小石子砍人……”

“我知道，”哈内斯妈妈说，“可他们也干了点别的事。好了，还是高兴点吧，咱们的儿子……”

“还活着，”爸爸吼了起来，“他本来就不该干这种事，他会摔死的。”

“我没摔死，我现在是鳄鱼队的了。”哈内斯也叫了起来，他好象一点也不怕他爸爸了。

“这些鳄鱼队真是个好人帮，尽让大人生气，别的什么也不会。”爸爸还在那里骂。

“他们都有自行车，”哈内斯说，“他们也都是游泳队的。他们在树林里盖了一个小屋子，看林人也没说他们。”

“你还是好好看看你要做的功课吧，你的功课就够你干的了。”爸爸说着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瓶啤酒。

“你们那个鳄鱼队里都有谁啊？”妈妈问。

“奥拉夫是队长，他妹妹玛丽亚，还有彼得……”